

凌 / 力

l i n g l i

文 / 集

w e n j i

长篇
历史小说

星星草

凌

力

著

上

【经济日报
陕西旅游出版社】

《星星草》是描写太平天国后期捻军革命活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反映了自一八六四年天京失陷到一八六八年捻军最后失败的四年间的农民革命战争，塑造了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揭露了清王朝腐朽、反动的统治以及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勾结帝国主义对农民起义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书中还通过青年书生李如秀、名妓女郑玉莺、江洋大盗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描绘了我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风俗图画。

本书作者是一位青年女作家。她的这部作品气势磅礴，慷慨悲壮；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文笔跌宕、从容，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出版。

序

戴 逸

一九七七年，有一位老同志给我送来了一部手稿，约九十万字，装订成厚厚实实的十大册，誊写工整，字迹秀丽，这是一个青年的处女作——《星星草》——的第四稿。当时，我还不认识作者凌力同志。因为这是一部描写捻军的历史小说，所以那位老同志要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这部小说提些意见。说实在的，开始我并不打算从头到尾读完这么一部大作品，只想抽读若干章节。但是，读了几章以后，我却被作品吸引住了，很快读下去，几天之内就读完了全书。

这部作品所写的捻军起义是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继续。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很快熄灭，太平军的余部和原来在皖北作战的捻军结合在一起，在杰出领袖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下，迎着枪林弹雨，继续战斗在黄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全国范围的农民大革命已经进入退潮，革命和反革命

102/32/57

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可是，捻军战斗那样英勇、那样机智、那样有声有色。他们击毙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打败了凶狠狡诈的曾国藩，牵着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湘淮军将领东奔西跑，把各地清军打得团团乱转。捻军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捻军英雄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光辉战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我过去读过一些捻军的史料，很喜爱其中的人物、故事，还讲过课，写过文章，但只停留在史事梗概的一般叙述上。读了《星星草》，一个个的捻军英雄形象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使我得以共享他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我原先知道的故事梗概，充实了具体细节和生活气息，显得生动而丰满；史事有了发展、起伏、转折；各种场面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象一幅色彩绚丽、气魄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

凌力是一位年仅三十几岁的女同志，原来是学习无线电控制工程的。她化费了十年时间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写历史小说不但要有文学修养，掌握文艺创作的规律，还要懂得历史，掌握丰富的史料。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深入到已经流逝了的那个时代中去，熟悉当时的人物、故事、社会风俗、山川地理、语言服饰等等。作者必须通过大量地搜集、研究史料来间接地了解 and 体验过去的生活，因此，创作历史小说需要长期、艰苦的准备。“十年辛苦不寻常”，凌力同志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泛读史料，做准备工作，一九七〇年选定了以捻军为题材，进行写作。十年以来，这部作品大修大改，共有七次，积稿逾数百万字。这部历史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读者自会做出公允的评价。凌力同志坚定而勇敢地走过了漫长崎岖的道路，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浇灌了《星星草》，把它奉献

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花坛上。她的勤奋努力、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九六八年，林彪、“四人帮”已窃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推入血泊之中。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文化学术界万马齐喑，一片萧条。亿万青年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权利，他们有的被卷进大规模武斗，有的彷徨消沉，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人民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夺权和文化浩劫缺乏思想准备。那时，凌力同志还是个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入世未深，经验不足。她的家庭和其他革命家庭一样遭到了冲击。她看到人民的生活遇到挫折和不幸。她象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一样感到迷惑、苦闷，尝到了世态炎凉，思想感情遭到巨大的压抑。当时的许多单位，两派对立，武斗严重，工作停顿，不能上班。可是她并没有沮丧绝望，并没有被逆境所压倒，也不随波逐流。她多次谈到写作《星星草》的动机说：“我当时对形势不理解、不满意，感到困惑、郁闷、不平。但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正常的工作不能进行了，做什么呢？我同情当时被打倒的大批的革命干部，为他们鸣不平，想讴歌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英雄。我从小喜爱文学和历史，于是决定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并且选择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战斗的捻军。我喜爱他们‘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团结不屈的精神，希望反映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这就是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的创作由来。

青年人富于理想，而重要的是能不能把理想付诸实现。当时，凌力同志写作的条件十分困难，既无书籍，又无指导，没

有写作经验，缺乏可以磋商的同志，一切都要孤身只影地从头做起。更难的是没有可以安心创作的环境和气氛。在“四人帮”统治下，创作这样的历史小说，明明是触犯“四人帮”的文艺帮规的，可以想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多少艰难和挫折。这部长篇小说第一稿的一部分，是作者在下放干校时写的。每天劳动以后，夜深人静，伙伴们已入梦乡，但是作者忍受着疲劳困乏，在一盏油灯下顽强地写作。“要为人民做点事”这一坚定的信念，在她身上唤起了无穷的力量，推动着她克服千难万阻，坚持不懈地学习、探索、写作、前进。

在这个时期，我们所熟悉、敬爱的老作家们被迫放下了笔，有的还被迫害致死。“四人帮”要全部消灭文学艺术。不！他们是不能得逞的。你看，我们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象凌力同志那样的青年们，在困难的环境中，顶住压力，拿起了笔，自觉地继承着老一辈作家的事业，十多年来，勤奋努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着！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扫除了林彪、“四人帮”之后，我们的文化事业复苏了，逐渐地生机盎然，文艺园地上新芽萌生，鲜苞怒放，嫩叶扶疏。《星星草》，这个作者十年劳动的成果也得以公开出版。

“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它是过去凌力同志处逆境而坚持工作的力量源泉；今后还将鼓舞着她继续前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这句平凡而简单的话，表达了作者的革命情操和理想。在此，除了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之外，我还愿以作者这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革命精神，与在各条战线上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同志们共勉！

主要人物表

赖文光——太平天国遵王，捻军统帅

张宗禹——捻军青年将领，黄旗旗主，太平天国梁王，西捻军统帅，
绰号“小阎王”

任化邦——小名任柱，捻军将领，蓝旗旗主，太平天国鲁王

牛宏升——捻军将领，黑旗旗主，太平天国荆王

李 允——捻军将领，白旗旗主，太平天国魏王，绰号“李大肚子”

罗立海——太平天国英王麾下五旗营红旗营官，捻军青年将领，绰
号“红猿头儿”

罗晚妹——捻军女师将领，罗立海之妹

范汝增——太平天国首王，捻军将领

刘三娘——捻军女师师帅

张皮纆——捻军小将

任生彦——回民义军首领

马艳魁——回民义军首领

李如秀——湖北襄阳府秀才

郑玉莺——江西名妓

卢腾海——化名童荣，江洋大盗，绰号“浪里蛟”

僧格林沁——清朝科尔沁亲王，平捻钦差大臣

曾国藩——字涤生，清朝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湘军统帅，平捻钦差大臣

李鸿章——字少荃，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淮军统帅，平捻钦差大臣

左宗棠——字季高，又字太冲，左系湘军统帅，陕甘总督，平捻钦差大臣

曾国荃——字沅浦，湖北巡抚，曾国藩之弟，排行第九，人称曾九帅

陈国瑞——字庆云，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

刘铭传——字省三，淮军铭字营统领，直隶提督

潘鼎新——字琴轩，淮军鼎字营统领，山东按察使

周盛波——字海舫，淮军盛字营统领，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

刘秉璋——字仲良，淮军良字营统领，江苏按察使

李昭庆——字幼荃，淮军幼字营统领，李鸿章之弟

鲍超——字春霆，湘军霆字营统领，一等子爵，浙江提督

郭松林——字子美，清军松字营统领，福山镇总兵

杨鼎勋——字少铭，清军勋字营统领，湖南提督

刘松山——字寿卿，老湘营统领，广东陆路提督

郭正武——捻军降将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 一 章

一

大火猛烈地燃烧，滚滚的烟柱直透天际。绛紫色的烟焰在小镇上空整天屯结不散。这个潞河上游的小镇，已经在西北太平军和清军的最后一次大决战——霍山黑石渡之战中被摧毁了。黄昏以后，战场的中心向东移去，这里没有了枪声和呐喊声。镇上的火光渐渐黯淡下去，月亮慢慢地爬出来，巍峨的天柱山露出了隐约可辨的身影。小镇西面四五里，是一片空旷的野地。旷野里到处可见血肉模糊的尸体：胸前插剑的；背后中枪的；双方扭扼着咽喉的；彼此把长矛刺进对方胸膛的。这里的空气凝固似地停滞着，没有风吹树叶的喧响，也没有秋虫唧唧的声鸣。只有漫地生长的星星草，偶而在微微摆动。

突然，一阵征马的长嘶划破了深夜的沉寂，仿佛在呼喊谁。一匹铁青色的战马，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来。

铁青马已鞍鞯全无，只零落地吊着一副马嚼子；颈部有一大片粘稠的血迹，后臀也被鲜血染遍。它一步一瘸，蹄声缓慢而小心。它扭动着披满长鬃的脖颈，分明嗅到了什么，径直走向一株独立在旷野上的参天大树。它站住了。

大树下，蓬蓬勃勃的星星草丛中，躺着一个人。铁青马低沉地嘶叫，依恋地嗅着他，舔着他。接着，它四蹄蜷曲，紧傍着这个人卧倒了。月光透过稀疏的枝条，斑斑驳驳地洒在这个人的脸上：早生的华发，清癯的面庞，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颧骨和纸一样惨白的容颜。

不是被低沉的马嘶唤醒，就是被马的体温暖热，他渐渐苏醒过来了。他困难地抬起手，抚摸铁青马那潮湿的前额和粗糙的长鬃。当他摸到马嚼子时，便使劲抓住，用尽了全身的气力，昏厥了几次，终于跪起身，艰难地爬上马背。又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他全身一晃，猛然向前扑倒在马背上，不动了。

铁青马感到了这一切。它轻轻摆了摆耳朵，慢慢站起来，忍住臀部肌肉不停地抽搐和颤抖，迈开四蹄走了。离开这棵大树，离开这片战场，走向苍茫的远方……

大树周围又归于沉寂。清冷的月色更增添了冰凉的死气。

三星向南了。从西面疾驰而来的一支小部队，踏碎了月影，打破了静寂。他们大约三十多人，迅速地分散到这片战场的各处，在战死的人们中间翻看寻找着什么。他们动作敏捷灵活，轻手轻脚，偶而交谈几句，也尽量压低声音：

“喂，有没有？”

“没有。只有两名侍卫的尸体。”

“要不要回禀旗主?”

“别忙，再找找!”

他们翻看了这里所有的尸体后，陆续地向大树下站着的一个人报告：

“报旗主，没有找到。”

“报旗主，西头和北头都没有。”

“报旗主，我们找到一个弟兄，胸口还温乎，能救活……”

被大家尊称为旗主的那个人，全身捻军戎装，头戴红巾，身着黄色战袍。清朗的月下可以看到他紧锁的双眉和闪闪发光的眼睛。他焦虑地对这片战场望了望，命令道：“把受伤的弟兄背回去，剩下的人跟我再搜索一遍。”

他们的声音渐轻渐远。他们的身影消溶在黯淡的夜色中。

东边传来一阵杂沓的马蹄声。一串火点向这里游动，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打着火把，提着灯笼。有几个官员骑马，一路喧嚷着来到树下。这是一队清兵。

官员们勒住马，领队的大声命令道：“快去找！凡找到苏克金都统遗体的，王爷有重赏！”

兵勇们立即应声四散，灯笼和火把象萤火虫一样飞满战场。他们是奉僧格林沁王爷的命令来搜寻大将苏克金的尸体的。

官员们纷纷下马，在树下议论着：

“苏克金都统阵亡，王爷可是雷霆大发呀！”

“诸位，这恒龄、巴扬阿、舒伦保、舒通额、苏克金，乃是王爷的五虎上将。如今苏克金殒阵，折了虎将，王爷岂能不怒？”

“听说王爷已撤令陈国瑞前来助战，不知缘何尚未抵达？”

“唉！一个汉人，算得了什么！不过，认真说起来，这次黑石渡决战，是以小失而获大捷的！”

“这个自然。发逆天京失守，西北长毛东援乃成画饼。如今，陈得才、马融和等发逆被困于南；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发捻合流被围于北。只要不让他们南北呼应而突围，这剿匪功成是指日可待了。”

“哈哈哈哈……”

他们狂笑起来，完全忘掉了寻找阵亡的大将遗体应当默哀肃穆的常情。

“禀大人，都统大人的遗体找到了。”一名兵勇兴冲冲地跑来报告：“只是都统大人的顶帽和佩刀都不见了。”

“嗯，那一定是长毛拿去报功了。”领队急忙问：“在哪里？”

兵勇恭敬地说：“奴才给大人领路。”

几个官员鱼贯而行，从大树下走向月亮地里。突然，旷野上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一盏灯笼远远地飞上了天，一个兵勇扑通倒地而死。紧接着，四下里几十具尸体都跳起来，呐喊着，抡刀向清兵砍去。刀锋蘸着月色，上下翻飞，闪着寒光。清兵吓得毛骨悚然，一帮人鬼哭狼嚎，抱头就跑。可是飞身追来的“尸体”，刀起刀落，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最后，只有那个领队的官员爬上快马，一溜烟地逃了出去。

这是先来的那三十多名擒军。

旗主沉脸问道：“谁先动手的？”

一个年轻的弟兄向前跨了两步，低头说：“是我。那个清妖踩了我肚子一脚，痛得我吸了口气，叫他发现了，要用刀砍我；我只好先下手把他宰了。”

旗主的脸色稍为和缓一些，说道：“这很危险。如果清妖多，我们可就吃亏了。现在立即撤回山去。清妖很快还会来的。”

另一个弟兄说：“可是遵王还没找到呢……”

旗主轻轻吁口气，眉宇之间流露出冷静和机智。他迅速斟酌了一下，说：“先撤回去，看看其他各路寻找的情形再说。”

三十多名擒军，比来时增加了几匹俘获的战马，驮着负伤的弟兄，轻捷无声地离开了这片旷野，向西奔去。象刚才突然出现一样，他们又从这里倏然消失了。

大别山东麓，山势逐渐向平川倾斜下去，迂曲回旋，参差不齐地长了许多矮树和灌木丛。远远望去，活象一层毛茸茸的地毯。山坡上，到处是青翠的竹林。山顶上，笔直高大的杉树仿佛擎着蓝天。明亮的月下，山色空蒙，莽莽苍苍，宛如一幅泼墨染就的山水画。

丛山中一个突出的山梁上，透过竹叶树影，几点红红的火星一明一灭地闪烁着。十几名擒军和太平军首领聚集在这里，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躺着。明灭的火星，是几个人在抽旱烟。没有人讲话。大家都在紧张地盯着那条进山的路口。焦灼的心情，因为沉默，而愈加明显。

“快看！又回来一队，大概是张旗主！”竹林外的卫兵小声道而急促地报告。竹林里的人们一齐站起来，遥望着影影绰绰的队伍，寄托着满腔希望。

回来的一队人马走到竹林外，卫兵和弟兄们迎出去行礼。这是捻军黄旗旗主张宗禹领着的那三十多人。蓝旗旗主任化邦，黑旗旗主牛宏升，白旗旗主李允等随着围了上去。他们看见队伍中依然没有遵王，就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有任化邦走到张宗禹跟前，看着他战袍上的血迹，问道：“撞上清妖了？”

张宗禹点点头：“宰了他五六十，得了几匹马。”

任化邦又问了一句：“也没有找到？”

张宗禹紧紧攥了攥任化邦的大手，摇了摇头。

任化邦，是个魁梧得象座铁塔般的汉子，满脸的络腮胡子乍开来，痛苦地摇了摇身边的一竿竹子。只听得咔嚓一响，那竿胳膊粗的竹子被拦腰折断了。竹林里的人们望着他，还是缄默无语。大家的心里都翻腾着一个问题：找不到遵王，怎么办呢？

春天，西北太平军得到天京告急的文书。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率领三路大军从汉中、关中、陕南星夜兼程东下，一路上会合了河南捻军陈大喜部、安徽捻军张宗禹、任化邦部，五十万大军，金戈铁马，直扑天京。

清廷对这支大军十分惊惧，除了诏示围攻天京的湘军加紧破城之外，急忙抽调王牌军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辅以北楚军、河南豫军和安徽皖军，在陕豫边区到鄂皖交界的千里战线上，围追堵截，展开了一场血战。

当战争进行到最紧张、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天京陷落的噩耗传来，西北太平军在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遭到了自辛酉十一年远征以来最惨重的失败。不久，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又一次大败西北太平军。这是两军主力一次最后的大决战。战役接近尾声时，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师，以百骑为一纵队，万马驰骤，横扫了百里战场，很快就把太平军、捻军截为两段，分头包围起来。扶王陈得才、天将马融和及河南捻军陈大喜部，被围在南边；遵王赖文光及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李允等安徽捻军被围在北边。赖文光在掩护大军撤退时，领兵断后，血战了两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捻军首领派出几支小分队去寻找遵王，但均未找到。因此，弟兄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任化邦猛地站起来，一拍大腿，喊道：“来人！带马！我再去找！”

张宗禹一把拦住他：“柱哥，天快亮了，不行啊……”话未落音，他突然倾身向前，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他目不转睛，竭力要从迷茫模糊的山野上分辨出什么来。他的动作，吸引了其他人。大家拥到竹林边，向山下张望。

山外小径上，一簇灰色的小点，缓慢地向山脚移动，时而停止，时而徘徊。慢慢地，它向山脚靠近了。月光显示出这个灰点是一匹马。马背上似乎还伏着一个人。

任化邦、张宗禹率着卫队飞身下山，从几面包抄过去。张宗禹走在最前面。快到山脚下时，那团影子不动了，传来了一匹战马悲哀低沉的长嘶。张宗禹已看清伏在马背上的骑手穿着一领黄色的战袍。

铁青马已精疲力尽。身上多处伤痛，大半夜的奔驰，耗掉了它所有的力量。当张宗禹、任化邦来到它面前的那一瞬

间，它四蹄一软，扑倒在地上。马背上的骑者也被猛然甩落在地。骑者的周身到处是鲜血，战袍撕扯得成了一条一条的。被他紧紧压在身下的大刀，因为震动，刀身跳出了刀鞘。刀柄的银制护手上，凸出的云龙纹、海涛纹和宝瓶、令旗，都凝结着乌紫的血块，粘挂着皮肉和毛发。只有锋利无比的刀刃，还在星月下一闪一闪地抖着青光。

张宗禹和任化邦一下子扑上去，惊喜交集地高喊着：“遵王！”

众人忽拉地围上来。张宗禹扶起遵王，任化邦托起大刀，牛宏升用抖索的双手抚摸着遵王左肩的枪伤，又一起呼叫着：“遵王！遵王！”

遵王赖文光的脸上，浮着明月的光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在挣扎着。他宽广的前额在蹙动，深陷的眼窝骤然颤抖几下。他慢慢睁开眼睛，想从面前模糊不清的声音和形象中辨别出什么来。突然，他眼睛一亮，猛地一挺身子，唇边泛出一丝微笑。张宗禹紧紧地抱住他，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

遵王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但是发不出声音。

“水！水！”任化邦对卫兵叫道：“快去传掌医！”

一滴一滴的山泉水，润进遵王已经绽裂的嘴唇。他终于睁开眼睛，悠缓而微弱地吐出一个一个的字：“进……山……突……围。”他又闭上了眼睛。一会儿，他又挣扎着叮咛说：“不要和清妖纠缠……突围他走，援救扶王……”

铁青马突然掉过头，眨动的大眼睛盯着遵王，淌出了成串的泪水。它对遵王亲切地嗅嗅，又用长面颊在遵王身上恋恋不舍地摩擦着，然后昂首向天，一声长嘶，四蹄一阵蹬动，马头颓然耷拉到地下，死去了。